

三魚堂日記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 王 雲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魚堂日記

(一)

陸隴其撰

本館據指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三魚堂日記卷上

清 當湖陸隴其撰



丁巳十一月初四。陸翼王來會于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翼王言。其北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翼王又言。桴亭確菴。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桴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證。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菴。乃勉于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入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余夏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案爲第一。接石隱札。乃知卽其令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爲確菴高弟。

下午。答拜廣平李湘。李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曾對李言及愚之耿介云。

翼王極口吳江潘次耕之博洽。余曾于健庵所見之。不誣也。

初五。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敬齋集止三卷。然目錄自第五頁後缺。疑其書尙不止此。查焦弱侯經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余生書。托其于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

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噫！先輩于書籍亦得之難如此。至後與羅一峯書云：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具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十三午間到蘇。卽赴道臺衙門。弔會錢爾載邱近夫。知道臺雖從宜與探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蓋因都中有權要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且諷道臺優禮。道臺終不肯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疑。以此隱憂成疾。嗚呼！道臺真君子哉！覽行略知爲方相國從哲姪孫。乙酉舉人。由蠡縣教諭陞國子監助教。累陞刑部郎中。廣東雷廉道。山西寧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諱國棟。字干霄。號艾賢。年五十七。

廿一候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伯屏報德祠曰：昔時規模頗好。內有假山爲趙雍客移置有儀軒。其兩旁之房僅存者。今亦爲生員徐名世所據。予有感因作有儀軒歌。歌曰：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侯祠。聞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辭。翼翼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剪拜各相戒。千載以爲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應捷桴鼓。聖賢寧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已矣。何歎亦何疑。遜菴又言：其父昔爲馮琢州延訓。其子源濟自源濟六七歲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一日離也。選庶常後。琢州躬率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吾子已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爲其師。又在其家數年。然後去。馮琢州教子一節甚善。

遜菴又言新建縣堂記。今刻王內三名。實陸翼王文。

廿五。評奚生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廿六。陸翼王來。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平生最留心于三禮。曾著有儀禮集說。余問孫北海之爲人。翼王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處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紬帛者大怒。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訥菴。熊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初一日。答拜余遜菴語。及蘇眉生始知其礪山之歸。緣大計貪酷處分也。然因與淮海道交好。而見忌于府廳。所以罹此。亦不無冤云。

赴眉生席。陸翼王言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于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于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于嘉定。而及于虞山也。歸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而托名于王文肅者也。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使叔達爲之。

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于錢牧齋也。時張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爲言于張公者。牧齋適另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吾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吾不妄取戒。既第後。不肯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余言陶菴之學。間入于禪。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

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蔣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考正。晚年定論爲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于治者則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爲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于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也。又言在程文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文內用獸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抹之。恐直言其所出。則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又無左傳。因取韻書令查之。果有此句。閱者仍取而批之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初二侍期。五名圯授父子來。余再四勸其留心根本之學。頗欣然。

初四。自嘉定起身。從外岡安亭過吳淞江。由白鶴港南十二里至孔宅。岸上見其有宣聖衣冠墓門。急登岸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爲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葬于此。遂循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卽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爲啓聖祠。祠內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爲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後卽宣聖衣冠墓。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聖歸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爲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沒于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傳爲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歷時。陸古堂做闕里像爲之。歲久圯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爲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卽纂廣輿記者。孔宅南去青浦九里。

廿五會嗣開叔祖言風俗之不古如賣婆尼姑及居間人皆昔所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羣皆由不歸四民之業故流蕩至此。

廿九大人言及熊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于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必又言恕蓋能盡已而不能推已其弊如此。

戊午正月初二錢爾載來言邱近夫人品甚高但微嫌有曲徇人情處。

十三周好生來出莊渠遺書相示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荅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者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唯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晤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用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嚙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見爲言語文字分卻工夫至于中年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廿八至楓涇舟中看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鵝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宏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說得明白然曾意卻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曾又有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曹峨雪賀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豎之禍三爲振爲瑾爲忠賢而忠賢爲烈頌功德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壁有藏甲如產祿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羹而欲淡灑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爲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沈思用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旣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爲蕃武再跌而爲訓注往事可鑑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塞責耶

廿九會孫執升以所刻史論一編二編見贈孫言金陵有諸生黃俞邵者其家有千頃齋最富于書明文選大都皆從其家借得者余謂孫明文選何以遺呂涇野羅整菴孫云以其腐而遺之查此選內理學之士遺者甚衆如胡敬軒魏莊渠馮少墟皆不與

二月初三閱明文選見倪鴻賓敍菴吳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史曰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史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銘第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下神爵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

其生不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俎。此最善用賓主法。共閱倪鴻寶、黃石齋、文滄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宋史禮樂志論差爲有用文字。

初四閱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宏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爲何人。陳臥子平內盜議頗佳。

初六閱隆慶朝文。田一雋羅念菴祠田記。李維禎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

初七閱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而陳眉公袁石公等文字。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琢菴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初九閱蔡復一續文獻通考序云。春秋傳所記叔向子產。往往立談之間。歷數先王之典。意其人不盡神識。當必有掌故轉相傳習。而今不可知矣。說得最好。

十五從貽孫借得唐荆川所編諸儒語要。其書凡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晰同異。然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峯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

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剩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十七人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不能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爲何人。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略序，則其書蓋皆傳于世。

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卽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卽伸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卻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于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于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按幾亭學言第一卷內，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爲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廿八至嘉興舟中閱程孟陽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三月十六往常熟。在舟中閱倭菴野抄。此書係吳人蔡士順字孝來輯。專記天啓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挺擊東林事曰。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己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爲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實有其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者。而遂爲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抱也。此論最公平。

侯震陽論沈灌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灌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灌又且歸責于向高。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此數語可以砭儒。

二十閱常熟誌。誌修于嘉靖己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有明一代常熟人物。當以吳訥爲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文非關于世教不爲。所著有小學集解。北溪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隋書儒林傳序。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于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係邑人鄧韞。其論水利甚妙。曰常熟固吳水之

壑也。昔之人于其境縱之以爲浦。橫之以爲涇。爲浜。小大貫輸。棊布而杼織。得古溝洫之遺意。今其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不治。茲非潮沙之爲害乎。潮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爲矣。至其不可爲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氣數之必至。非也。考之前代。有挑江之營卒。有浦口之置閘。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爲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湮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爲牘以奏。續于朝。以爲自今水可以無暴。不復爲之後計。非誤歟。按志。常熟入江入海之浦港。有數十處。大約與嘉定同。

常熟又有周木字近仁。亦務理學。嘗議懿祖祧祭。不宜與視朝時刻相連。謂前禮甫畢。後禮繼行。雖有強力之容。恐肅敬之心。未免倦怠而不專。乞免朝。又嘗求朱子延平問答刻之。而爲之序。廿三。偶思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廿八。卓先生以熊勿軒禾五經訓解借看。下層旁訓。上層順敍。看來此未必是勿軒原本。查序。勿軒係慶源輔氏門人。又有古微書。華容人孫穀纂古識緯之書。而自附以論解。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爲燧人之子矣。鄭元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爲軒轅之前。別有軒轅。

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冥也。夫以帝皇至貴。而隱泯習汨猶如此。況于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爲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閏月初一。接吳準菴薦舉呈稿內。有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柳之堂等語。此非余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

初二。查唐書藝文誌類書類。有宣公備舉文言二十卷。蓋宣公應舉之底本也。卷帖不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之多。必精而約。惜不傳。又查宰相世系表。自續至宣公。世次俱可考。若賈若遜。則係旁支。

初三。閱天原發微。見雲峯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從之。然愚謂取出方圖。固足以見太極之虛。置一方圖于內。尤見太極之虛。而實又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上何也。文公無以對。按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初四。閱天原發微。鮑寧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爲易之本明矣。節齋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非朱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陰陽動靜。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謬而未之正。辨正極有功于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一位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昃。月盈

則虧怕處其盛之意。

十四。到嘉興。元祈叔帶抄本齊東野語。此書係南宋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覆伏三字音義一條。甚好。曰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爲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毫。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子越雞不可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十八。耆民陸公綦。率其孫廷鋹來執贄。按字書。鋹字訓赤金。余字之曰德純金。貴其純德當如之也。

十九。接薦舉命下之報。見邱近夫潘次耕同在舉中。

廿二。會徐果亭。徐言學問不在多積書。然書可以備查考。書亦不必皆宋板。然宋板可以資校對。廿五。出關。舟中閱容齋隨筆。疑周禮所作。謂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爲

國師始建立。此則疑之太過。

廿九。自驛子行起程至大儀集。地屬江都。因驛橋內震撼不寧。至店體倦。靜坐不觀書。卓先生言在驛橋宜懸空坐。不宜倚靠及睡。

四月初一行至石梁橋。地屬天長。轎中如卓先生言。果不倦。

初二。至義井。地屬盱眙。土人讀爲盱眙。

初三。至盱眙縣。縣在山頂上。此地卽義帝故都。或云其縣治卽義帝殿也。與泗州只隔一淮。過淮卽泗州。泗州舊有浮橋。今已移于臨淮。泗州因此得免於兵馬之往來。泗州北有頭鋪河。蓋卽淮河也。淮至泗分爲二。過淮復合。故自盱眙山上望之。泗州只如水中一洲。

初八。渡黃河。地名孫家堂。沿河由宿遷至峒嶧集。因思平日于孔子得之不得有命一句。頗有得力處。自今思之。朱子命不足道一句。不可不時佩服。

卓先生言。今徐州河道吳煒。戊子舉人。曾管南河。駐高郵。留心河務。有河工條議。

初九。至紅花埠。轎中思唐以來詩文。好用截前歇後語。歇後如貽厥刑于之類。截前如王摩詰詩云。朱門先達笑彈冠。截去貢禹。單用彈冠二字。張文潛詩云。眼前魍魎何曾禦。尙愧無功作逐臣。截去構机居四裔句。單用禦魍魎句。令未曾見其出處者。不知其爲何語。三代秦漢之文無此法。

初十。由郟城宿李家莊。李家莊地畝屬郟地。其丁屋則屬沂州。故俗云腳踏郟城頭頂沂州。

十二由青駝寺至塚莊。水見主人家織繭機。其制比吾鄉布機甚短。以兩手度之。尙不及寸許。轎中反覆思吾道章。因作文一篇云。聖心渾然一理之妙。卽下學之心而純之者也。蓋道以一貫爲至。而一貫之心。不過忠恕之熟焉者耳。孰謂聖賢授受有外于下學哉。今夫聖門之學。未有不該本末兼體用者也。靜焉而戒慎恐懼。動焉而誠意正心。由是達之天下。莫不各得其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是道也。大賢如曾子。宜其聞之素矣。乃一日者。夫子若鄭重以傳之曰。參乎。參知吾道之至博。而未知吾道之至約也。參知以隨事精察者。求吾道于博。而未知就隨事精察者。求吾道于約也。吾道貫萬事。而所以貫乎萬事者。非他一焉耳。吾道貫萬物。而所以貫乎萬物者。非他一焉耳。而曾子卽應之速而無疑。若前此猶爲無本之學。而至此始知有本也。若前此猶爲無體之學。而至此始知有體也。宜乎門人共疑之哉。將謂以戒慎恐懼者爲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靜者也。將謂以誠意正心者爲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于動者也。由尊德性而道問學。非徒參聞之。吾徒共聞之矣。而茲所謂一者何謂也。由明德而新民。非徒參習之。吾徒共習之矣。而茲所謂一者何謂也。曾子曰。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本也。但吾日從事于本而推之。不能無滯。則其本猶未全也。一則真能立其本矣。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體也。但吾日從事于體而施之。不能無病。則其體猶有缺也。一則真能植其體矣。是夫子之一。卽學者之忠。有安勉而無異同也。夫子之一以貫。卽學者之忠以行恕。安勉殊。而由體達用。由本及末。未嘗殊也。學者誠通乎忠恕之旨。則所以爲下學者。不可不盡其功。通乎一貫之旨。則所以爲上達者。不可不造其極。要之惟下學乃可上達。則忠恕要矣。

周其人名官舉人言。癸丑年曾遊曲阜。凡見衍聖公。必投門生刺稱老師。不必介紹。皆可見也。十三宿贅陽。地屬新泰。因閱三代兵制。思今日八旗之制。頗有兵農合一之意。但古者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今則以伍兩卒旅師軍。而易其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此不能無異。十四經新泰縣。至羊流地。思天下事之名存實亡者。莫如衛軍之用以運糧。民壯之用以供差遣。全非當年設立之意。

十六至長城鋪。此地屬長清縣。有姜女廟。廟有碑辨。姜女爲杞梁妻。而俗傳爲秦始皇築長城時者。誤也。十七至杜家廟打尖。地屬長清。卓易菴言。少年時曾見前輩李虛舟。教其平居書室內。讀書寫字。用青布帷蔽于前。勿對日光。則壯而目不眩。蓋所以養目力也。余向見卓畏日光。疑其精于雙鉤書法。過用目力。而至此不知其能養也。此殊可法。

十八至平原南二十里鋪。同行騾有病且垂斃者。掌鞭不知痛捶之。騾卽斃。民力且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擬作禹城騾一首以誌之。未成。

二十至景州。考地圖。景州卽古廣州。董仲舒鄉也。

廿五至良鄉。會李彰城。見其官舍無事。較之江南繁劇之地。不啻霄壤。縣糧止有一千餘。連定州撥補亦不及四千。驛站錢糧有一萬三千餘。一應交接皆資于此。但苦于上臺給發之遲。每先借債以應辦。驛中諸務各有經管之人。不甚費心。有尊官過往。則在城外一接不必遠。自筆帖以下。則并不必迎接也。近來

驛中應付者止苦撥子馬。此專爲緊急軍務而設。限一個時辰行一百里。故倒斃爲多。如良鄉每歲止許開銷馬二百疋。而撥子馬倒者。固不止此數也。其餘惟頒詔典試則用驛馬。應付有限。卽督撫奏章。近來亦止許鋪遞。不許用承差馳驛矣。此缺止怕逃人。然近例不許旗下人在地方拿人。必稟地方官然後許拿。故亦少失察之患。

廿八候陳夫子述魏環老言。薦舉時再四躊躇。欲并及余。恐未必能詩而止。談及少詹王澤宏爲余搯腕。三十葉訥菴聞予至。先來拜候。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訥菴亦僅見也。

閱性理諸詩。卻遺朱子鵝湖一作未詳何故。

五月初一。借得卓易菴諱永錫淮海水利略。係王鐵山子王明德字亮士所著。前所云吳煒河工條議。卽本於此。亮士之論條晰最爲明白。

初二候張夫子字素臣。拳拳有意于學問。亦深以姚江之學爲非。

初三會柯寓匏。厚重不佻。佳子弟也。言晚村曾有書來。惟恐薦舉之及。

初五文夏言吳梅邨綏寇紀略。刻于無錫者。係他人改本。文夏家有原本。

初七赴葉訥菴酌。訥老問珍示與慕撫軍交。能不竭人之歡乎。此一問。可以知珍示之爲人矣。訥老述朝廷之好學仁厚。一日講孟子性無善無不善章。問注中蘇氏胡氏之說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講官不能對。豈不使其內愧乎。外間所傳喜問瑣碎之事皆妄也。訥菴諄諄以躬行爲重。論學不以陽明

爲不是。出衛爾錫潛齋寤言相示。衛亦微向陽明者。寤言中云。立大志。審幾微。踐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情。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故致曲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達之機。又云。學者未能中行。寧爲狂狷。未可與權。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爲剛毅木訥。此皆名言。訥老言。講筵須識京中話。如萬物二字。必讀作患戶。

十五。曾義山言。丁巳科北闈房考。獨王錫韓一人守正。王係葉訥菴門生。然必不肯中訥菴之子。曰此非所以報老師也。其言卓然。

十六。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引史以證經。此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斂。然才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顧麟士則稱或曰。

十八。讀太極圖註。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卽所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蓋陰陽無始也。此等處朱子發得真是十分明白。

廿二。見副憲金鉉一疏論澄清之源。當自督撫始。曰督撫果清廉也。參一人。而人人改絃易轍。若督撫未清廉也。參一人。而人人皆爭賄以厚餽。究竟貪者歸于漏網。仍取之于民。是不參貪官而民懼。參貪官而民益懼。最爲懇切。又疏內論縣官捐納。亦婉而直。曰知縣爲親民之官。但居是官者。多係筮仕之人。雖科甲出身。自負卓犖。而或迂闊不近世情。書生未諳禁例者有之。卽筆帖式官學生監生題授之官。其中原有在部院等衙門歷練日久者。亦有少年從未涉歷政事者。至于捐納知縣一途。急公砥行。遠大爲期者。

或多而射利營私志趨卑下者恐亦不少況以用兵不得已而開事例原以衛民苟其中有害民者相與姑容是以衛民而反滋民害既難別于未用之先自當慎于既用之後

廿七見楊光先不得已書其駁西法最有理者曰西法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是三百六十度共差九萬里止矣而若望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其輿地圖則又云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歷已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一百七十度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八萬里此條駁不倒傳掌雷明書云西洋非一國計其里有八萬九萬亦有近十萬者皆以海程計勢迂迴若有陸路可通不過五萬餘里

廿九魏環老來會數日前武園托子瞻來云晤魏環老問及余武園述余意以避嫌不敢卽來見魏云然則吾當先往

三十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相識言及丙辰冬推閩臬之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環老言及此尙怒形于色余但自謝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足怪也

六月初二赴魏環老酌津津海內循良極口海寧許諱三禮益都王諱緯臨淄舊任邵諱嗣堯但邵性格略急又贊歎閩中李厚菴諱光地之忠義學問時坐有新選泉州通判段炳然欲作詩寄之好賢之懷真不可及又極贊新推閩臬于成龍同席者有寧波董諱允瑫山東唐諱夢賚唐係己丑詞林

前葉詵老請帖雖云五簋候教。實則倍之。魏則真用五簋。酒卮皆審器。儉樸之風可師也。初四早看杜詩五言古別張十三建封作。內用居諸二字。此時文不通之字。古人亦犯之。

嘉定監生孫致彌。係前朝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孫。館于耿額駙聚忠家。耿進其詩于上。遂命與使臣同往高麗。亦奇遇也。

初五赴武園酌。時朱遜三諱雯。自孝感來。同席言新推閩臬于成龍之在楚也。廉能著稱。其子自家來謁。不許入見。地方多盜。募得其渠魁。收爲家丁。厚待之。使之緝盜。于是羣盜盡得。旣而并所收之人殺之。蓋亦不能無偏云。

初七。偶閱大全養心莫善節。見黃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于操舍。而又曰。莫善于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于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雙峯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个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似寡欲卽在求放心之內。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

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寡欲即在求放心內。但孟子于養心章。則又抽出言之耳。卽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初十。覽大全辨。見其于朱子分晰處。必強辨其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便不可謂之克。有不純。便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尙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所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寧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十二。看中庸喜怒哀樂節。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慟其喜中固自若之說。雜于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于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僞之相去天淵。

十九。講勇而無禮果敢而望。想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望。是執拗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看讀書錄。見文清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

二十。陸桴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

氣爲山河下流。姬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井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星紀居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似以隱見言。

又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略了不雜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卽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冲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廿一。閱桴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註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卽能遍一道也。桴亭此圖。大有功于學者。

看讀書錄。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至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是一項事。歷觀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廿二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卽桴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則卻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冬北。至于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週也。未知是否。九月初四再看。確是如此。

廿三會柯寓匏。借張幹臣所刻困知記。其首二卷。余所未見者。幹臣序云。始也以儒而托于禪。旣也以禪之實。纂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此數話。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

寓匏問春秋春王正月。當主何說。余答云。當折衷于程朱。是周正非夏正。余問寓匏。晚村主何說。對曰。未有定解。嘗云。當以歷法推之。余謂歷法亦未可據。古歷多差。歸而思之。古歷多差。一語誠然。但說得未詳。如古未立歲差之法。或至差遠。方始修改。又閏法亦未精。有再失閏。隔數年而補閏者。安可以後世之歷法。而定春秋之歲月哉。如此說。方見歷法未足據。若但云歷法多差。則所差不過一二日耳。豈有差至一兩月而不可據耶。閱司馬公通鑑目錄云。太初歷未改以前。閏月皆在歲末。則知古之閏。原無一定之例。廿九答候左襄南言。及寧紹間學。大抵皆宗山陰。襄南極言仇滄柱之非。講舉業則宗朱。講學則從黎洲。山陰之學。分作兩截。此心便不可對聖賢。襄南寧人不惑于山陰之一派。可敬也。

陳介眉來會。介眉爲庶常三年。尙館于田兼三家。亦可見其自好矣。

七月初三。會談孚上。寓有讀律佩觿一書。余因借觀。頗有闡發。亦有用之書也。書凡八卷。

初四。較對困知記。見整菴云。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氣無縫隙之議矣。此一段論得最好。與整菴別處論理氣不同。余前正疑文清之言未融。得此豁然。

初五。偶讀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亦身輕。竊思農工商賈。是其本業。不可謂之俗物。有身列士林。而心競錐刀。言之津津有味者。真俗物也歟。

初八。看報。見太常卿朱裴請行朝議之法。欲會九卿科道于天安門外。將所共見共聞。真是真非者。舉劾數人。歲行一次。奉旨該部議奏。此與田侍郎六善請差巡方。皆是爲督撫之權太重而言。雖非本論。然救時之法。不可不行其一。

初九。又見朱一疏論祀典。請復孔子王號。請將本朝文臣。及始制清字之臣。從祀文廟。殊可笑。

初十。談孚上述。姚大司寇之在部。遇大獄。意與滿人不合。姚只默不言。滿人問之。則先贊之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加斟酌。先含糊一番。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己之所見。所以滿人多服之。此可爲處異己之法。

十一。孫致彌自高麗歸來。候問其路。言自遼陽至鳳凰城。是高麗舊界。今則以鴨綠江爲界。過鴨綠南行二十四日。至其國都。約來當與淮揚相對矣。蓋高麗之國。跨在海外。處中國之東。三面距海。惟北則與遼

陽相接。其國最南之境。離日本海面不過二百里。此行也。皇上命使臣訪求其國書籍。得詩文集二十餘部以歸。其國學者。于五經四書皆遵大全。蓋永樂時所頒賜。亦有溫公通鑑。

十四。邵靜山名延齡來會。言朝廷喜察邇言。余謂邇言不過是淺近之言。原非左右近習曖昧之言之謂。人君聽言。自當于光明正大中擇其可否。不然則讒說殄行。卽借我之察以進矣。

十五。答靜山。借得容城孫鍾元名奇逢理學宗傳一書。其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靜山言張幹臣教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過是我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皇上命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勸皇上留心聖賢大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何用。

廿二。閱理學宗傳。章本清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噉蹴。雖牯亡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于未喪之前。或指點于既喪之後。無非欲人自識其真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噉蹴。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真金。不淘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卽與聖賢同也。其說甚正。然觀其意。卻是以心爲主。而以理從之。不是以理爲主。而以心從之。

廿六。閱性理。朱子論讀書法云。書只貴讀。縱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扞自

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愚閱此。不覺爽然自省。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也。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腳。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于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之于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于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南元善字大吉。渭南人。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就弟子。列徐珊。師陽明。歐陽德。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克恭刻白沙像懸于堂。

廿九閱理學宗傳。見錢緒山論師門虛寂之旨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學者執于典要。泥于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卽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爲我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此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可謂巧矣。又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直是放言無忌。愚思王氏諸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倣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不再惑也。

八月初二。講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覺此章易爲良知家所借。蓋鑿與不鑿。其辨在毫釐之間。非居敬窮

理未易明白。

閱念臺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二字。據朱子太極圖解。則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程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

左襄南以黃太沖文五篇借閱。內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卽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爲主。劉則以慎獨爲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真。

初七江右同年賀諱世封來會。自言出門時。對其子曰。汝勿望吾爲官攜金歸與汝。但勿以賸累汝足矣。其言斬釘絕鐵。誠君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訓子。子頗不率教。卽辭之。亦人所難。

初八閱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沈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乘閒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仁。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尙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不得仁。陽明病瘡之喻。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旣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

初九方俶太翁來會。言在滎陽署中。北望太行甚近。及至滎澤渡河。太行尙離河濱甚遠。嵩山在滎陽西南。古之滎陽。疆甚大。今之滎陽縣。乃古滎陽之一隅也。

十四閱張江陵集。見其與莊簡公論禪。蓋此公亦漸染于此。與他人論禪者不一。略不知其爲異端也。十五閱江陵集。見其答大同巡撫賈春宇云。俺答旣死。彼中無主。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沈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強爲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爾衆共推服能效順者當立之。

閱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日新。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又字最有味。凡爲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又按江陵于萬歷三年。請飭學政疏內一款云。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又一款云。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尙。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于世用。其有標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道。然立法雖然。而江陵亦不免于禪。豈非所令反其所好乎。

廿一看復卦咸卦。見朱子于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也。于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之主靜。則又不止于此也。

廿三閱咸有一德蔡注。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得無疑其躐等無序乎。細玩無自廣以狹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沒。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易局于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廿六到欽天監。會邵武峯談歷。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于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湍水。然在內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勢寬而轉稍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爲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爲圓體。此爲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于郭守敬。愚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之日。亦當出寅入戌歟。武峯曰。不然。

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爲之恍然。因思向見傳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亦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峯之言鑿然。因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自運行。以此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如此否。當再叩之。

武峯出小渾天球來看。下作一架子。便是地平。以天球置其上。天球之上。有一銅圈。是子午圈。子午圈之旁。有一半圈。附在子午圈上。游移不定。從半圈上看。便知某星出地幾度。某星出地幾度。是謂高弧。余因問渾天儀之制。對曰。古人只作一器。郭守敬以其不便推測。則分爲幾件。今西洋人則又分爲六件。

余問天文書孰妙。武峯對曰。有周雲淵所著文選最好。其要者已載于黃玉耳鼎所編管窺輯要。又名天文大成。此書亦好。但雜耳。

武峯又言楊光先于歷法甚疏。不足以服西人。又言監中占驗。用觀象玩占。

廿七。與陸翼王談言。顧寧人係徐公肅之母舅。而中書顧洪善其嫡姪也。鼎革之初。嘗通書于海使。一僧以其書糊于金剛經後。挾之以往。其僕知之。以數十金與僧買而藏之。後其僕轉靠今濟寧道葉方恒。葉頗重托之。寧人有所冀于此僕。僕曰。金剛經背上何物也。我藏而不發。乃欲詐吾乎。寧人大懼而止。遂與

徐封翁謀夜使力士數人入其家殺之盡取其所有并葉所托者亦盡焉。葉訟于官寧人下獄幾死賴錢牧齋等救之而葉固徐封翁之妹夫公肅兄弟之姑夫也公肅兄弟亦請罪于葉乃得免寧人遂不復住崑山葉家不顧歷游燕齊秦晉之間與其博聞之士相往還如傅山李因篤皆其好友也故其學問日以淵博其他著述尙多有十三陵志然性不諧俗故公肅兄弟亦敬而憚之又云容城孫奇逢鼎革初亦幾蹈不測孫北海救之得免遂與北海友善然兩人學術則不同也

義山以靳總河疏略來示見其第一疏卽要疏雲梯關海口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填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又自雲梯關至海口八十里皆要取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其後先次序覺與潘季馴塞決束水以水攻沙之法不合未知何故義山言治河當從歸仁堤高堰始使淮流不旁洩而清口之力足以刷沙而雲梯關海口不待濬而自通此亦是一說

廿八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鑿圓柄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

先儒溺于二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徧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

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主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杜序云。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據孔疏。此似是魯春秋之舊凡例。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螟螽蜚蠊皆害物之蟲。蜚蠊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于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廿九。譚祖豫來會。余問前借柯寓匏淮揚水利圖。是何人筆。譚云。邵伯人史名繼尹者。與其塾師姓黃者。最留心此事。圖從其家出。又云。今河工第一大病是部例。新築堤防三年不壞。然後准開銷錢糧。自定此例後。每當水勢洶湧時。慮新堤之潰。陰決舊堤以洩水勢。由是一堤方成。一堤復潰。禍無窮矣。又云。防河如防邊。古九河故道。在今滄景間者。兩旁皆有高堤。可見大禹當時亦必用堤防。今書生之論。謂當聽河使復東北故道。如此則當重立堤防。其費無涯。此豈可易言哉。余問依潘季馴以水刷沙之法。則治河當

從歸仁高堰起。今靳總河乃先挑濬海口何也。對曰。此則今昔不同勢。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久。上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興。

閱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邱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新意變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皆是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又杜序云。爲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于戒慎恐懼中。提出慎獨。卽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于春秋。

張箕山與熊青嶽書。又言高郵有王諱昌象者。有河圖及歸仁堤說。又有姓迕名民表者。爲之梓。三十閱杜註。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旣葬除喪之意。此杜註之最差處。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爲非。最是。覺伯恭博議未免過當。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一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註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九月初一。看註疏。曲沃卽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爲二縣矣。翼卽絳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爲一州一縣。

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遠甚。

初二。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知春秋時閏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歷。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候。最爲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歷法。或欲以歷法證春秋。皆見笑于杜氏者矣。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仲尼稱爲良史。而春秋魯君見弑。左氏以爲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塗。此論亦最是。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與學生講孔子登東山節。問曰。孔子旣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吾丈夫也。余應之曰。且未說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學哉。但學之當有序。

初四。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爲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爲王不班歷。故不書王。劉炫以爲闕文。三說未敢定爲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歷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爲魯司歷。似歷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歷。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爲歷或諸侯所爲。亦遙稟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

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尙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此恐亦未確。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尙未知張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經傳可見。杜注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元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尙說得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里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百里。如州虞之屬。未嘗加者。則仍其初封之地而已。

初五。赴少詹王諱澤宏席。尤展成宋旣庭俱在坐。宋言北闡諸同考。惟徐諱灝至公無私。雖張少宰子出其房。然實係暗中摸索。

初六。閱孔疏論啓蟄而郊云。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又鄭元註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于圓邱者。祭天皇帝。月今四時迎氣于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焉。惟鄭元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註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從譚祖豫處得借魏冰叔禧集。集內多闕其文。則確成一家言。直可與歐蘇相上下。其學見于與諸子世傑論文書。自言不曉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植潛之性。不能情狀物審。若不爾。則吾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又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又蔡忠襄名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崑山人。榜姓陳。爲參政時復姓。官至山西巡撫。甲申二月太原城陷死。子方熹。方炳。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人。洒北宋以來儒者之恥。于

此三文可窺其學。

初七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府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荊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尚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注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查汴河故道自滎陽縣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注泗州。下入于淮。累因河決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

魏冰叔文有云。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注百家。歷象也。說得甚好。又云。青城之難作于徽欽。而伏于熙寧之全盛。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歷承平之日。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亦深中。又自謂鹵莽于經學。而好論史。觀其書易諸序信然。又曰。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于此。使天下聰明才辯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劍門。而鄧艾尙得從陰平絕度。非論古之極致。

初八看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于持盈之道。向讀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爲蕩也。然以爲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若以目前之事爲不難。而旁思橫想浸淫。至于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爲顛倒而僨事。然則鄧曼何不于王前一言提醒。使之

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雖言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甚矣。盈之爲害也。蓋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浮。可以威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鄧曼不能見之于早。至于此而後知之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歷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隋張胄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蔭爲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蔭之法。是其典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實異。亦猶今日之布按。非明初之布按也。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

魏冰叔曰：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于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論氣最好。覺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將公共之氣。私爲獨得。不免欺人矣。

魏冰叔又云：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詣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

非有進于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魏自論文。然亦可以悟學。

初九閱孔疏。以筮短龜長爲卜人假托之詞。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說臭字亦最明。

義山來言。杭州應攜謙係高士。有學問。尤精于易。朱錫鬯朝廷屢問及于薦舉諸人中。最爲赫然。

初十閱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計諸侯之薨。當具以薨之日。月告于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卽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于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于二十四年之冬。孔疏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顧寧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申生。九年弑卓子。十年殺丕鄭。十五年戰韓原。經傳日月錯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紀年之證。然竹書恐是僞作。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筮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味內史叔興論宋襄之言。知災異由陰陽而見。不由陰陽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興之言。服虔劉炫所解勝于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災生。皆歸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于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說。孔疏兩

載其義而不敢斷。蓋亦知杜氏此說有病也。

十一。閱左傳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瓊珩禳火。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于汜。杜註云。是南汜。在襄城縣南。秦軍汜南。杜云。是東汜。在滎陽中牟縣南。皆屬鄭地。皆音凡。然今鄭州汜水縣。土人又讀作已。不知何故。查正韻。汜音凡。在覃韻。汜音已。在紙韻。二字不同。據襄廿六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皐者是水名。成四年晉伐鄭。取汜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西汜。知此汜祭非彼二汜。而以成皐縣東有汜水者。以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卽今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爲汜。水旁巳爲汜。字相亂也。

衛懿公與狄戰滎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卽指爲鄭州之滎澤縣。則在河南矣。十二。閱左傳。僖三十一年。甯武子不肯祀相。而昭七年。子產勸晉祀絳。孔疏亦未甚明。

左傳。僖三十年。魯饗周公。閱有白黑形鹽。註云。白熬稻。黑熬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爲然。余猶憶乙卯年。李子正云。北方之細米卽稷。高粱卽黍也。又一種叫黃米者。似細米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證之。誠然。但以律管累黍之義考之。則高粱恐未必是黍。當再考。

左傳。文二年。孔疏云。鄭元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孔之尊杜最至。

甯羸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己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晉大夫莫賢于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杜註士會係士蔣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宣德宏治之繼永樂歟。

與學生講由堯舜章末二句覺與上孟好辯章吾爲此懼一句相合此不是誇張語乃是憂深慮遠之語當日守先待後有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十三閱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于月朔爲此告朔聽朔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于左右故于月朔會羣吏而聽大政非徒讀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體。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鄭瞞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爲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論語執圭之圭向疑是國之命圭今觀文十二年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疏引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然則玉必還其來使而曰致諸執事者禮終雖還初聘之時其意欲致于主國玩此則非命圭矣。

十四陸翼王以孫北海禹貢山水考來送其中考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清閱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于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

論語註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杜注高陽高辛才子。並云是其苗裔。孔疏云。大戴禮司馬遷皆言顓頊帝嚳代別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之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據此則代別一人之說難信。大戴禮云。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螭極。螭極產高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勳。是謂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謂帝舜。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謂禹。所云產者。亦不必是父子相接。如杜氏所云苗裔耳。司馬遷誤認以爲父產子。

十五。會朱錫鬯出其雜文數首示余。典雅不浮。言收拾春秋唐宋諸儒傳註。凡二十餘種。將鼓舞龔藩司家刻之。又言顧寧人又成一部韻書。刻于淮安將竣。又出錢牧齋家藏書目觀之。云從江寧千頃齋主人黃諱虞稷處借得。又云。監板經史亦多差誤。顧寧人有考訂數紙。

十六。侯大年以汪茗文所刻鈍翁類稿借閱。其書尙多。先借得十四卷之三十一卷。大約其文規模韓歐。其自負甚不淺。然不脫文人習氣。其經解亦甚淺。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蓋其所得力也。其二十卷卷內有答從弟書云。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名熙。乙未進士。鄱陵人。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爲友。亦可見其志趨。其二十三卷有送姚六康任石埭序。附會釋老。則不講學之故。

十七。閱鈍翁類稿。有云。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于進退之際。恆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其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蓄其妻子。飢寒之患。迫于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遁世長往。浩然于寂寞無人之地哉。吾是以知其難也。讀茗文此一段。不覺爲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爲急一語。

又與歸元恭書曰。昨讀所刻太僕集中間頗多牴牾。如閣字。考宋志三公黃閣。北齊書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皆作閣字。此杜詩黃閣老三字所自出也。竊謂凡唐宋稱閣老閣下者。其字俱從合。不從各。前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華閣。學士入閣辦事者。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從俗稱閣可也。按茗文說甚是。若歸元恭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

又傷寒書序云。雜病而誤。猶可補救。獨傷寒一證。既有陰陽表裏之異于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留匿隱伏。難測之微。證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雜病之可以或誤者也。余讀茗文此條。又爲慨然。夫豈獨醫有難測之微哉。治天下亦有之。又茗文于儷偶之言。獨推松陵吳漢槎。陽羨陳其年。以爲儷然。陳梁之餘馥。而徐庾之後勁。

茗文之推重歸太僕至矣。作歸詩考異。又作震川年譜。蓋其意中自以爲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又與計甫草論道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爲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于

酒乳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卻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怪天下之從之哉。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又多分三教。

十八。赴張老師酌。黃伯和謝瞻在同席。張老師言。汪荅文集中。置後解。是有爲而發。不可爲訓。又言其傲。又言明史宜及今成。尙有文獻可徵。初奉旨開局也。滿人必欲先將寶錄翻譯呈看酌定。所以遂中寢至今。又言黃太沖汰存錄。亦有過嚴處。夏彝仲則有過寬處。又言諸大小臣啓奏。惟魏環老應對詳明。餘鮮有及者。

十九。閱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者。紛紛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約言出于闐葱嶺者。其下源也。言出崑崙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朵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爲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至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而不見其中源。崑崙之說。見其中源。而不見其上源。至元學士蒲察篤什。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三千餘里。自崑崙至積石。又三千餘里。自積石至龍門。又三千餘里。而或以爲二萬一千三百餘里者。誤也。

余向見言黃河者。皆云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嘗問從中州來者。則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觀河紀。載宏治時。巡撫徐

恪疏云。宏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宏治以前之事。諸書又云。正統十三年決張秋。疑是兩處決。

又按河紀。國初糧船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其後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在萬歷三年條下此段說天妃緣由最明。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相接爲總河。一主築隄束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不同者。河紀中皆言其有功。未曾剖析孰是孰非。季馴云。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歷廿五年。總河劉東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歷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則是潘公四治河。束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歷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歷十六年。惟見嚴開禁築遙堤諸議。不見別作爲。但其始終不主開洳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卽復故道之意也。二十閱河紀。嘉靖十二年。劉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見。蓋因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故棄魚臺穀亭之淤河不治。聽河向趙皮寨南行。而專濬漕河。此在朱潘楊李之前。自成一策。

嘉靖初。尙書胡世寧論治河勢。南分二道。東南一道。東分新舊五道。說得最詳。然只是嘉靖初年黃河之勢。不應刪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貢註。

最可惜者。萬歷初。徐尙寶貞明潞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宗用之。業有成緒。而爲近侍戚畹所阻。懷宗至。袖此書示近臣。銳意行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汪荅文集中。有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云。嘗恨文章之道。爲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于弇州大函。幸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未知吳氏是何人。

廿一。閱左傳杜注。宣十七年。有崇友于之好一語。乃知歇後習氣。自晉人已有。

偶思近日文人。如魏冰叔汪荅文顧寧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傲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入也。呂晚村從程朱矣。而亦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

于鱗咏古詩。有因知沮溺流。用卽社稷臣二句。最好。又雜興詩有云。馳驅名利場。無駿不驚駘。亦名言也。廿二。閱孔疏大路二字。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子蟠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王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辨內朝外朝。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畢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看註疏。如何得明。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才。蓋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富。

欒武子善鈞從衆一言。可與子犯師。直爲壯之語。同稱妙絕。逢滑論禍福。楚子囊言君命以共。亦是這個派頭。

廿三閱孔疏。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昌。靈公遷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遷容城。按一統志。許昌卽開封府許州。葉卽南陽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卽鄧州內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爲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國之滕。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奉命于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疏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邱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誤玩。此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蹇澁。

讀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想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霸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面反或遺漏。此又是學問疏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卻是一件。

廿四閱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于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愚意。此必由歷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

某星有變。其驗恆在某國。遂定以爲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

左傳襄九年。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塞澁。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鹽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西。

廿六。閱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蹇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伯主之令。軍多則貢賦多。自減爲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于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此處文法亦甚塞澁。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又秦后子十里舍軍。終事八反。亦塞澁。

又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晉十人置吏。異于周禮五人爲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于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

其臣畢竟可疑。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弑，正可與此同參。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廿七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爲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中和，尙書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襄廿五年，楚蔣掩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彊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賈逵以爲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于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爲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于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皙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于思深矣。

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偃蹇，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窘而然。廿八閱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疏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爲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者。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君出亡在外。雖吾一故邑。尙不得主之。況邸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益。以外謂在邸殿之外。覺費解。

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旣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註云。衰。小也。言是周末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歎。是歎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爲歎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于古制。亦異于小篆。

薦子馮之戒懼也。而其子薦掩至于被戮。且掩又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也。此叔孫昭子所以致歎于高彊也。范武子之戒變。鄭公孫黑肱之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隘。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段可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序所言。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又露其體下。卽接以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旣露其體。則神識亦弱。此又可脫疑有落。

廿九。閱申豐論雹。孔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滯而爲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詳載申豐之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雹不是盡由冰也。亦政失所致。吾于此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其一隅之見。而不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于此知古人之燮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預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人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于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知國爲吾土。衆實吾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漢以來。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愚常云。律可定。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十月初一。閱孔疏。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裨竈所論陳災。蔡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

爲得體。

相疑相忌之際。爲禍最速。觀于欒高陳鮑之事。可不懼哉。

初二。閱子產處駟乞之事。此與邲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則曰寧吾薄人。同一無我。

昭廿一年。魯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叔孫穆子不肯行賂于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于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鼓。古人未有鼓也。疏亦不言鼓爲何物。疑卽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有鹽鼓。秦漢以來始爲之。

昭廿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注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旣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旣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

又太叔云。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

又借鈍翁類稿三十二卷。至五十卷。有王西樵諱士禔。未進士。傳。載其所作僞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

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

作詩傳。托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敍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敍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此論。最有功于詩。汪載之亦最有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于豐坊也。

又陝西提督李思忠墓誌銘注云。本朝用薄版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

初四。閱左傳。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看鈍翁集。有云。公伯僚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于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僚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爲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即使在內矣。而或在執贄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贄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事遼遠。難以臆斷也。

鈍翁爲文文肅震孟之子。

名秉字孫符

作墓誌云。秉所著有定陵注略。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按。欲向其

子點求之。又云。文肅係文衡山之孫彭之子。

初五。赴李學士諱天馥酌。同席新選武陟縣鄒象雍。言吳伯成之在無錫也。其最有力量處。在盡遣前任侵那各官回去。蓋其時適逢康熙九年。以前錢糧停征。遂力稟上臺。凡赦後錢糧那解。赦前者俱行查免。而浮報其數。以作部費。遂得允行。此其最有造于地方者也。至其聽訟無一虛公者。一日之內。可了百十件。其所謂才者如此。過言吳國對之提督學政也。狼籍爲從來所未有。閱孔疏。昭廿九年。孔疏論重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爲不知之意。

初六。施愚山來投刺。并送詩一冊。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風雲之話。張老師曾贊其人。信然。初七。葉訥菴來會。言及皇輿表。云此書因爲期太促。未能精核。近得吳任臣十國春秋。又加考正。然未確者尙多。若遽加頒刻。遺笑後人。其害猶淺。倘後人不知。奉爲信史。則其罪大矣。須啓奏再加考訂。乃可刻耳。此真君子之言。又言薦舉中湯斌施閏章品行之高。又言張幹臣之苦節。

初八。閱孔疏。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奔鄖。又奔隨。疏云。郢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尙在楚。更東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

唐爲安州。春秋時爲鄆子國。鬬辛爲鄆公。卽此。則此鄆在楚都東北矣。又鄆陽府鄆縣。古麇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荊州府有鄆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爲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遙對矣。胡三省通鑑註云。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烈王廿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公元年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臯之法推之。二牧而當一井。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爲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注疏從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觀定十四年。董安于不能免于晉。哀三年。萇宏不能免于周。春秋之末。至于如此。可歎哉。

初九。柯翰周名維楨來會。言初七日薦舉諸人。會于衆春園。有以嫚詩緘封呈汪荅文者。衆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醉巢由。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閱左傳陳乞僞事高國一段。歎世途有如此嶮巇。轅濤塗之譖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左傳敬王崩在哀十九年。則以爲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爲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帝王世紀依世本而作貞定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爲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而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邱明子思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閱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邱。成公遷帝邱。則在東郡濮陽。則朝歌已爲狄有。後又入于晉。然疏未明言。

初十會葉訢菴。適陸翼王同在座。訢菴言魏環老之不可及。云。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惟謹。出則盡歸咎于滿臣。環老則不然。與滿人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諉罪于滿人。此真大臣之用心。訢菴又言。有黃太沖學案。嫌其論吳康齋附石亨事。不辨其誣。而以爲妙。用此不可訓。訢菴又稱陽明之人。

品功業。翼王言其論良知之偏。訥菴言人能如此做去亦好。余言依良知之說。恐入于禪。訥菴云。今若有窮禪客亦妙。此皆其有感于時而云然。然訥菴論學。微主陽明。余欲正之。因初交未敢深言。尙有待也。借張瑤山文集而反。

十一。將瑤山之唾居存錄發兩僕抄寫。其書頗有發明。故全錄之。集內又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雜記其山居之事。此一書殊可不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敘述。至于五六卷之多也。所謂王山者。在泰和縣東南七十里。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于此仙去。亦名子瑤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與其姪亦修道于此仙去。故又名匡山。唐末有羅韜字洞晦者。建匡山書院于其麓。黃勉齋饒雙峯嘗講學于此。

王山遺響內有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遽信。覺山空人靜。諸緣屏絕。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裏快然。又其序云。建吾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大抵微近于梁谿。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盡山窮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爲後人所疑。而塘南又淺視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又一條云。水簾洞。王山中洞名。天半路斷。始以梯升。繼則磴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腳不平。未及旬

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闢。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子自待，以希賢希聖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此心。掀天揭地，全在根腳。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久且如風中草，任其披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余是以因石徑之旣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腳，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況不如康節者乎？又一條引孟我疆山居詩云：門外一川水，亭中數卷書。眼前多少事，誰道是幽居。須知此事是何等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又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大有益學者。

其序云：簣山諫止遊畋一疏，直與宣公奏議並垂。在經筵命之講經，則陳說無餘；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爲。蓋實錄云。

其文集總名庸書，此係抄本。雖有其目而尙未全。其文氣頗弱，內有合刻薛王語錄序云：非文成之異于文清，而學文成者之異于文清。此似涉調停話。又有合刻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集序云：二人皆餘千人。張有陸學訂疑。張吉，字克修，成化進士。序言其劾李孜省僧繼曉，遠貶景東。又云：饒雙峯亦餘千人。十二閱簣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

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簣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撓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滿胸膈。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業。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注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簣山又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我才。又云。言孔顏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註所未及。又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簣山荅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爲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尙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旦暮遇之。尤妙。又一篇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知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無不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于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老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明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

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簣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簣山又有一書。言宗儒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余所取于簣山者。正在于此。人能勇于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爲朱子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于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于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者。非天下大勇。其孰能之乎。竊思日求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于欲根之未盡。一則起于習氣之未除。一則起于識見之不真。

十三。初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歎古人之教。必防之于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

又因此條內。有二十博學不教句。歎今之少年。以謀食之故。未及二十俱已爲師。誤己誤人。其害不淺。十四。閱張簣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個。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正是今日用人對病之藥。十五。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則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十六會黃俞邵問杜氏釋例亦云未曾見云王魯齋有論語考證查魯齋傳無此名馮諱雲驤之尊公宦于金華有其抄本又曾刻魯齋集又云江西廬陵王瑞節有朱子成書載在通志前朱錫鬯所買參同契注卽成書中一種也又云江寧何楷有古易訂詁最好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夫苟訾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

十八會高郵王亮士言靳總河先挑海口之非蓋與潘季馴以水刷沙之策相背謬又言治河如治賊未有不治而能安者今日不患無治之之法但患上下掣肘部中之銷算旣刻而內外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晏造船之法則河不難治矣又言河勢隨時不同看治河之言必考其年月又言高寶之湖是淮水入海之舊道高家堰是梁武所決之堰此二意想是亮士臆度之言

十九汪茗文來會言吳俗禮教之弛冠禮旣不行昏祭則家自爲禮喪禮則迫于律而又廢壞已極又言儀禮有子妾有服而律無之今人柰何不從律而從禮

又言昌黎關佛而子厚崇佛永叔關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關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欲自成一家不欲爲同之意此則太薄視數子

茗文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子瞻伊川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卽亡子瞻之學行于金伊川之學行于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吳萊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此段亦說得是但云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爲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爲一則似其自道

陸翼王言。茗文之攻歸元恭也。因其望重。有傾而下之之意。其攻錢牧齋也亦然。又云。訥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于道矣。

二十。閱王亮士疏濬末議一篇。此篇專論濱海形勢。卽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泰州。二三百里。是卽所謂范公堤各場場分。卽于堤上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于其中也。東爲鹽場。竈戶居之。西爲民田。惟民種之。挨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其運鹽港河。以達于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義有二。一爲不開穿場河。則場分隔絕。鹽舫難于轉運。一爲高寶興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瀾漫。毫無阻隔。上水易洩。涓滴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斥鹵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于海。是卽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蕩。惟供燒煎。不蒔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于堤上閘口各立水簾。而不開閘下之港與河也。今草蕩旣于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蕩。盡爲各竈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爲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啓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脈由雍而豫而揚至海而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爲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然無際。實則非可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泰興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則洋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壅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

船卽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開。無與于疏防。又云。若淮黃會而東趨。則匯聚于安東。對面之馬邏。建義。蘇家嘴。新溝口。柳浦灣。五大險工。一帶處所入海。欲于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懼有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廿一。閱王亮士戊申上明公書云。築歸仁集等堤。鳳泗淮揚民情僉同。若議築翟家壩一帶決口。則盱泗等州縣必爲力爭。謂與彼地不利。查萬歷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決口之後。盱泗皆樂豐年。載在潘公申辨泗州鄉紳常三省疏中。若非當年赫然震怒。將常三省力行黜罷。高堰石工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于私販。又將石工未及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

亮士又議用災民供畚鍤云。細心分別。壯健定爲一工。派于泥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婦女及老幼。定爲一工。派于高原地面。日給米三升銀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則量減銀二分。若夫跛癯殘疾。難資其力役之用。而實可課以綯索。踏擊之工。亦止給以米二升銀二分。所有節省銀米。存爲犒勞壯健鼓舞工作之費。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不必賑恤而共飽。

亮士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爲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斬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淆亂之以議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可得之數。

廿二校對簣山語錄。因其論好名二字。余竊思好名亦不可一例論。愚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取與。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事。惟恐其好名。

又簣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簣山語錄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

廿三校對簣山語錄。因思博施濟衆。修己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見體用之妙。

簣山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于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因簣山之文。思辭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尚。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功所不可少。看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冗弱而不振者。亦是格物之功未至。

廿四閱學部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

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于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爲刻。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事一卑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卽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爲楊墨。以孔子爲九千鎰。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爲之解耶。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廿六。看張江陵作呂豫所諱調陽墓誌云。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訥訥。不輕爲可否。于人恂恂。不苟爲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嚶嚶。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耶。按江陵之贊呂公者如此。而其身則殊不然。蓋呂公之爲人。亦非中正之道也。又作楊虞坡墓誌云。李郭無文。韓范無武。此似譽之太過。

又江陵作軒轅問道頌。述廣成子之言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此似非刪書斷自唐虞之意。大臣告君。不宜及此。又讀其辛未程策論治。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陵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法後王。則過矣。

廿七。因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愚因思夷惠尹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間廳。夷惠尹皆在中一間。但略有些偏。若楊墨則偏在兩傍著壁去了。

又見簣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此亦看得最好。

廿八。會富平李天生諱因篤。樸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程朱。嘗纂輯大全。或問蒙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刪。又言顧寧人亦住富平。其學亦尙程朱。近日所續日知錄。多論學之言。又與前刻不同。

從左襄南處。借得吳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其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朝代時令。安得以周禮豳風。而并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慎云。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漢律歷志云。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卽位宜于歲首。而不予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證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爲後九月。史記確有所據。而文穎顏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爲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梓慎陳寵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看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于海。此似有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註。亦未之知也。思禹

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泄之法。蓋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泄之法。如今之閘座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爲矣。余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此。

廿九。會王亮士。余問何以欲分黃。荅云。非分也。暫分而卽合。猶閘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勢盛。而清口之淮不能出。又問縷堤。荅云。濱河必須三層堤。最近河曰縷堤。縷堤之內曰襯堤。襯堤之內曰遙堤。卽老堤也。縷堤襯堤決而不妨。決則可以緩水勢。遙堤則不可決也。又縷堤至襯堤。襯堤至遙堤。每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從而三堤橫。有此隔堤。則橫堤雖決。不過決在此三里五里之內而已。又問斗門滾水壩及閘之別。曰。通船者曰閘。如閘而狹。不可通船者。曰斗門。閘而淺。不下板者。曰滾水壩。又曰。禹貢先治水而後定貢道。今則貢道先定而後治水。所以難。又言翟家壩至今未塞。

三十。陳子熟來會。言幾亭書。惟明儒統未刻。又有李衛公李忠定張江陵三先生合纂。亦未刻。高子遺書板。則在南都不可問矣。

閱黃太沖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爲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沖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因穀觥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

所致者。在澄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